

俊俠與鯉



俊侠惧缠

陈青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714725

俊侠惧缠

陈青云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平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9.5 字数：428千字

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ISBN7—226—00241—7/I·24

定价：8.70元

一六

想着摇摇头，茫然地道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别骗我！”

少女闻言，哭得更是伤心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前次离我而去，我并不恨你，坦白说，我非常的想念你，我自以为是你的人了。”

她略停，止住哭声，十分认真的说道：“相公，我并非骗你，我们真的有了孩子，这事我师父也知道了，而且我师父会逼我入离恨谷，我……我的情况非常的不利，请相公决定怎么办吧！”

谢成城冷声说道：“入离恨谷有何不好，那不是可得天心录吗？你还不是求之不得的事！”

少女急忙道：“相公，问题并非这样，我若一入离恨谷，以后不是不能见到相公吗？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谢成城怒道：“而且什么，吞吞吐吐的，你还有什么话不好说？”

她又依偎到谢成城的胸前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而且孩子一生下来，我师父立即会杀死他。”

谢成城心中一惊，若真的这阴阳潘安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被独孤相杀死，这可如何才好呢？就是恨透了她，可是她腹中的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，想着，心中复杂之极地说

道：为什么你师父要杀死这孩子呢？难道他不是人，没有一点人性吗？”

少女低叹一声，悠悠道：“坦白说，我师父从我呱呱落地时，就把我收养了，至今我仍不知我父母为谁，说着，又是娇叹一口气道：“尤其是我最近已长大了，我师父突然对我起了邪念，可是为了“天心录”之故，他常忙着，我又处处小心，一直没有使他得到这愿望。”

顿了一下，才低低说道：“相公，我非常的想念你，就是与你现在一同死去，我也甘心情愿。”

谢成城冷笑一声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少女才又悠悠道：“最近我的事被我师父知道了，他气得暴跳如雷，举剑想杀死我，当时，你又离弃我而去，我真万念俱灰，心想这样一死，也是一种解脱，但……但……

我师父举剑正想砍下之际，又倏然停止，哈哈凄笑不已，冷声道：“小贱人，你腹中是谁的孩子？”

当时叫我如何说呢？师父对我有二十年的养育之恩，恩深似海，我一生一世也永远报答不完的，何况，我又知道师父与你也有血海深仇，叫我如何说出来是你的孩子呢？

于是我只好编了一个谎言，说是被人暗诱，师父一听之后，才道：“好，情有可原，但腹中的孩子，一生下来我就要杀掉。”

我如何说呢？相公，我该如何说呢？

他说着，突然地丢下剑，“问我……问我……”未及半句向我之下，又告停顿了。

谢成城想着这淫荡的女子就有气，于是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向你求欢，是吧？”

少女点点头，嗯了一声续道：“是的，我挣扎，挣扎，他一见我不愿意，怒声说道：“你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相公，我既是委身于你，而且我们已有了孩子，还能荒唐吗？于是我只好说是在经期中骗了他。

接着他就匆匆忙忙地带我来到天山。

你想，我师父这一进入离恨谷，何时再能出来也不一定，我若被他奸污，如何能对得起你呢？相公，孩子又怎么办呢？

相公，我们现在速离天山，回到中原，找一个没人能到的山洞……”

谢成城厉声大斥道：“贱女人，你想以孩子为要肋吗？”

阴阳潘安悠悠一叹，凄凉地说道：“相公，我并非以孩子为要肋，你想想，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走。

一条是与相公隐居。

另一条，则是随我师父入离恨谷，孩子生下来了，由我师父杀死，我又只好听从师父的蹂躏，以报答他对我二十年来的养育大恩，你想，相公，我该选择哪一条呢？”

是的，她该选择哪一条呢？

现在的她，正是站在十字路口，东西南北，又该到那儿去呢？

一边是她的心上人，她爱他，胜于爱她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他不谅解她。

一边是她的养育大恩人，她的师父，而她却又不爱他。

最后一条路，便是自杀，但还有孩子怎么办？

谢成城闻言，心中也是复杂之极，对了，她腹中的孩

子，正是我谢家的骨肉，但自己深仇未报，武林大责未尽，为了一个孩子，他能够这样隐居起来吗？不能，一千一万个不能。

然而又究竟怎么办呢？

那少女一见已说动了谢成城，心中微觉安慰，但仍满脸含愁地悠悠说道：“相公，你为我找一条路呀！”

这一句话，正像利刃一样地直刺着谢成城心中，他又想起他的母亲，对了，他母亲也是这样，与父亲有了孩子，而父亲却一辈子没管她。

严格说，父亲对母亲也是始乱终弃，才让母亲惨到这地步的，于是这样的留下孤苦伶仃的自己。

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吗？步父亲的后尘吗？

不能，不能，又是一千一万个不能！

少女已知这句话又再起了作用，人又依偎到谢成城的怀里，仰起脸，柔声说道：“相公，想想我们的孩子，胖胖，白白的，多么可爱，什么武林大责，什么血海深仇，难道又能比这个更重要吗？相公，你仔细想想吧，名利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”

这又是一个晴空霹雳，轰得谢成城不知如何才好。

是的，在谢成城的眼前，出现了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脸孔，白白胖胖的孩子，对着他微笑。

使他不自解地微笑起来了。

这女人已知道，只要再逼上一句，已是大劫告成了，于是象低泣似的悠悠道：“相公，想想我们有过一夜的恩爱夫妻，想想那孩子是你的骨肉，再想想神仙伴侣的生活，多么令人向往呀！相公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这时谢成城的脑中，好几十个問題在盘旋着，孩子，大仇，孩子，大仇，孩子，大仇，孩子……

蓦地——

他父亲又象对他说道：“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……”

对了，顶天立地，不应该为了一个孩子，而不报血海深仇呀！难道为了一个孩子，能够使自己不负武林大责吗？不，不！

何况，事情的发生，又是由这女人而起的，这女人又是满口甜言蜜语，她是不是与他师父发生关系，自己也不知道，何况她腹中的孩子，是不是自己的，尚是一个自己也不解的問題。

她若是个好女人，就不会用迷药这种手段，何况她又口口声声谈起师父是她的大恩人，难道这其中不会另有原故吗？

想着，心神一整，冷冷道：“好，我为你选择一条路。”

少女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说。”

谢成城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与你师父入离恨谷！”

这句话，无异一声晴天霹雳，惊得阴阳潘安目瞪口呆，半晌之后，她倏地一跃离开谢成城，怒叱道：“薄情郎，纳命来！”

阴阳潘安口中大叱，早已双手五指箕张，电光石火般分向谢成城的中、下盘各大要穴，猛袭而来。

他们的相距又近，谢成城在猝不及防下，已是大漂失色，急忙以“闪转生幻天”的轻功一闪，堪堪闪过。

阴阳潘安一招落空，再度娇叱一声，道：“薄情郎，你

难道连你的孩子也不要了。”

谢成城站在阴阳潘安面前一丈处，冷冰冰地答道：“那孩子是我的吗？”

阴阳潘安急怒交加，叱道：“不是你的是谁的？”

谢成城淡淡地说道：“你师父的。”

阴阳潘安直气得脸色变成青白色，颤抖着嘴唇说道：“没有良心的东西，我与你拚了！”说着，人如疯狂似的闪电般再度猛扑过去。

谢成城一向就不愿纠上女人，他怎会不知道，女人是奇怪的东西，柔顺时，如一只羔羊，狠毒时，却是比蛇蝎更可怕。

一见阴阳潘安又再度猛扑过来，那敢大意，忙又晃身闪过，冷冷地大喝道：“贱女人，少爷一再容忍你，难道你还不知足！”

阴阳潘安已是怒火中烧，一见谢成城又已闪过，双掌齐挥，二股势如山崩潮涌的掌风，夹着劲力暴啸，已电掣风驰地向谢成城攻到。

谢成城冷哼一声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运足阴柔神功，右掌猛然推出古印掌中的一招“古瓶寒梅”迎撞上去。

“轰”然的震天大响声中。

二人各自踉跄地倒退二步，才拿桩站稳。

平分秋色，二人却是各自怔住了。

须知谢成城体内秉有他父母的两甲子功力，经练过阴柔神功后，已将那两甲子的潜力激起，故内力十分惊人。

但阴阳潘安也是用的阴柔神功，火候自较谢成城的为

足，而她这招又是挟怒出掌，已经用了毕生的精力，却只能与谢成城平分秋色，怎不叫她惊怔呢！

这一对掌，也使阴阳潘安再度的恢复了理智，心中更加深爱谢成城，于是悠悠说道：“相公，难道你这样的绝情吗？”

谢成城冷哼一声并不回答，其实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

阴阳潘安已是爱恨交加，双眼含泪，跺脚道：“相公，我们何不找个地方好好谈谈。”

谢成城一听，冷冷道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，要谈，就在这里谈吧！何必一定要另找地方呢！”

阴阳潘安这时眼泪已如断线珍珠般，扑簌簌地落了下来，说道：“相公，难道你这样恨我吗？”

谢成城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我恨你。”

她再度悠悠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也难怪你恨我，当时我不该叫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头，我实在太爱你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！”

谢成城摇摇头道：“这不是原谅与否的问题，问题是我不能不面对着现实，坦白告诉你，我不能为了你与孩子，放弃武林大责和不报父母的血海深仇，这一点，我有我的苦衷，而你不会了解的。”

阴阳潘安这时已收住眼泪，点点头，悠悠说道：“我所以要跟你好好谈的正是这些，你总算说出了原因，我们何不想个方法呢？”

谢成城一愕，说道：“想什么办法？”

“唉，就是想出一个可以使你负武林大责，而又同样可

以保存孩子的办法，岂非两全其美？”

谢成城冷笑一声道：“世上哪有这样简单之事。”

她沉思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对了，你是不是也想进离恨谷？”

谢成城闻言一震，难道独孤相真的找到了离恨谷的地点吗？若是真的，那可如何才好呢？要是这魔头得了“天心录”，自己的血海深仇报不成不说，他再乱杀生灵，造成武林上的血风腥雨，那还了得？

想罢，不答反问道：“难道你知道离恨谷的确实地点吗？”

阴阳潘安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但我师父知道了，现在我们就这样决定，我跟我师父进离恨谷，你也随后赶来，若我师父得到了，我设法偷拿给你，若你得到了最好，你报了仇，负了武林大责，我们再过团圆的的生活可好？”

谢成城不屑地说道：“难道我谢成城这般没有出息，还要你偷给我吗？”

阴阳潘安急道：“相公，若没有天心录，你能够负武林大责吗？能够报血海深仇吗？”

谢成城心想也对，但仍摇头道：“我要光明正大的得到。”

她沉思一下，又道：“这样好了，我师父所知道的关于离恨谷的秘密，而告诉我的，我就设法转告你，再加上你自己知道的，不就容易进去了吗？”

谢成城仍然是摇摇头。

阴阳潘安喟叹道：“唉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其实你太诚实了，在这满是鬼计与狡猾的武林，你的诚实虽然是一枝独

秀，但是太危险了，危险得令人担心。”

谢成城不再说话，阴阳潘安又悠悠说道：“你不要老是把我看成荡妇，其实，人的境遇不同，所以观点也是不同，若人人的遭遇相同的话，世上的人，不是不要这样的你争我夺了吗？还有，即使我过去的行为不检，但妓女从良，不是也受人赞美吗？”

顿了一下，情意款款地注视着谢成城，又道：“离恨谷你是一定要进去的，你进去之后，我自有办法与你联络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？”

谢成城诧然问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阴阳潘安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不——可——杀——死——我——师——父！”

谢成城一震地倒退一步，怒道：“这万万不可以！”

阴阳潘安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与我师父的仇，由何而来？”

这一下竟把谢成城问住了，其实他哪里知道他父亲与这独孤相有什么血仇呢？”他只是从雪中红叶丹凤的口中得到的一点消息。沉吟半晌，始道：“我也不大清楚，所以放不放过你师父，现在还不能决定。”

少女点点头，像是得到安慰似地说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决定吧！”

谢成城觉得这女子实在痴情得可以，心里一凛，说道：“但我不能娶你。”

这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又轰得这少女脑袋晕晕的，急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谢成城道：“因我已与人定了名份。”

少女一听，这才展颜浅笑道：“其实我倒不在乎名份问题，只要你看在我们孩子的面上，收留我就行了。”

谢成城为了孩子，只得点点头。

是的，为了孩子，天下父母心，那有人甘愿自己的孩子，被人活生生地杀死的！

阴阳潘安嫣然一笑地逼近二步，正好依偎在谢成城的怀中，撒娇道：“你真是不解风情。”

谢成城突觉两团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物体又压上自己，一股少女如麝似兰的香味，流进鼻里，头脑一阵晕迷，不禁心旌动摇起来了。

一七

天山仍然飘落着鹅毛般的大雪。

谢成城与阴阳潘安离别之后，并未回转吐鲁番城中，他只是在山上走着，走着，像海底捞针般在寻找着沉剑潭这个地方。

山上没有一点人影，没有一点儿兽迹，他一个人在冰封雪盖的山岭上走着，感到无比的寂寞。

除了寂寞外，更令他大感到失望。

世上，没有比失望更能折磨人了，也没有比失望更使人对人事感到悲哀。

只见他颓然的坐了下来，坐在冰雪地上。

他衣服单薄，却是一点儿也显不出寒冷的样子，他坐下来之后，从袋中拿出一些干粮，口中咬着，心中却在想着一些事。

他想，这么大的天山上，何处去找沉剑潭呢？

他无可奈何之下，不禁发起呆来。

雪，一片片的落在他身上。在失

但他却象一点儿也没有感觉，不然就是懒散了，人望落难之时，那还顾虑到身外事物。

雪，落在他黑亮的头发上，白晰的面颊上。

他，已差不多成了个雪人。

但他是木然不动，只在痴痴的呆想。

他太年轻了，若在平常人的家中，他该还是由父母照顾的大孩子，父母会注意他的温饱，关心他的疑难，然而他却孤苦伶仃的到处流浪。

突然有两只不知名的鸟儿，掠顶而过，他想，我若是一只鸟儿该多么好，他能和同伴无忧无虑地到处翱翔。

可是他坚强的意志却又这样的向他呼唤道：“你该去找沉剑潭呀！救你的父亲和妻儿呀！”

于是他默默地点点头，可是继之又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到哪儿去找呢？若是盲人瞎马般的误打误撞，一辈子也找不到。”

是以，他仍然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时间，在他的沉默中消逝了。

光线，也在他的沉默中渐渐黯淡。

大地，又被夜之女神的黑纱，整个的罩上。

雪渐渐停了，但劲风未住。

月亮，挣扎着从云隙中探出头来，像笼罩着轻纱含羞带怯的少女，展开苹果也似的笑脸，对着大地微笑。

银辉下的冰天雪地，又是一番景色。

那景色只有身临其间的人才能体会到，但却描写不出。

少年望着月亮，月亮似乎在笑着问他：“年轻人，你是大丈夫吗？为何懒散散的，像是春闺中的少妇呢？你不是有事吗？何不去做？”

他点点头，喃喃的答道：“是的，我有事，可是我却失望和寂寞困住了，你能告诉我如何摆脱掉这两种感觉吗？”

月姊慈祥地告诉他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读过这么样的一首诗吗？《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二人》，我告诉你寂寞和失

望都是难免的，只看你的毅力和勇气如何罢了，很多的失望加起来就是一个希望，懂了吗？”

少年点点头，再喃喃道：“但那很多的失望，已使我绝望了。”

月姊微微一笑，含嗔似的说道：“傻弟弟，世上那有什么绝望，弟弟，我告诉你，绝望是那些无用的人，想来自嘲和自怜的一句话，难道你相信吗？”

少年又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但我已来天山三天了，仍是毫无希望，这不是事实吗？”

月姊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这是事实，但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刻是什么，怎样解释？”

少年象不服气地道：“这谁不知道，又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”

月姊微笑道：“须知很多的失望加起来，到了象你現在一样感到绝望的时候，那就是失望前的最后一刻，弟弟，你可知道了？”

少年象是得了启示似的一震，但仍然是茫然的说道：“我该怎么做呢？”

月姊又慈祥地告诉他的道：“站起来，去做你的事。”

于是少年一跃站了起来，拍落了身上的积雪，又再度抬头，对着月姊感激的一笑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但在这般寒冷的雪夜里，一个孤伶伶的人影孑孓而行，这情景却是太凄凉了。

蓦地——

一点淡黄色的影子，在月光下疾如流星赶月似的向他飞奔而来。

他愕然一看，不禁脱口呼出，“是你，阴阳潘安！”潘安那人娇呼一声，猛地扑到他的怀中。笑道：“相公……”这一声相公，胜过了千言万语，叫得谢成城心中一甜，人在寂寞与绝望中，感情是最脆弱的了，他直象遇到亲人似的，张臂将她抱住。

这一刹那间——二人已经拥抱在一起，也许是那女人太过高兴，用力过猛，谢成城在猝不及防下，竟然是“呼隆”的一声，双双跌抱在积雪之中。

那少女岂肯失却了这大好机会，一双朱唇早已印在谢成城的嘴上了。

古人说，最难消受美人恩，尤其是美色当前，又是温香满怀谢成城饶是定力再高，也难抑住欲火，欲火一焚，人已理智全失。

少女已完全陶醉在他的柔情蜜意之中，这在她，是期待多么久才降临的事呀！

于是天在旋转，地在旋转……雪在飘舞，月亮也被乌云盖住了。

良久之后，少年轻轻地推开少女，道：“潘姑娘，你找我何事？”

少女咯咯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叫谁，谁叫潘姑娘呀？”

少年一愕道：“怎么，你不姓潘？”

少女道：“阴阳潘安是我的外号，因我忽男忽女，其实我并不姓潘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那你姓什么，又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少女一颦秀眉，撒娇地说道：“看你，都和人家那个了。